

飞燕擎龙

(台湾)卧龙生著



台港澳小说名家

卧龙生

第四册

(台湾)卧龙生著

三十二

赵海萍糊糊涂涂的向前跃奔了一阵，忽觉左脚一软，栽倒地上。

他右腿左臂，早已麻木无用，单余右手左腿，现下左腿上几处要穴也逐渐开始麻木，再难向前跃奔，心知想逃出宫苑禁地，已是万难如愿，不禁黯然一声长叹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数丈外一片翠竹盆花，环抱一座楼阁，一盏垂挂的苏州宫灯，高挂楼阁顶上，目睹那高挑宫灯，忽然触动了灵机，暗道：巨鹤玄玉，十分通灵，何不拚尽最后一口元气，召来灵鹤，驮我离宫……。

他想的虽然不错，无如心脉中真气，早已凝结成伤，这在练武人来说，叫三火入魔，功力愈是深厚，伤的也愈是惨重，全部经穴，早已大部闭塞，别说真气难以运转，就是血道亦早不通，……

他勉强把一口真气提聚丹田，仰脸一声长啸，那知啸声刚发出口，忽感内腑一阵血涌，真气立时中断啸声亦倏然而止……。

他绝望闭上了眼睛，缓缓从怀中取出《归元秘笈》，忖道：看来今宵已难逃出禁，这部盖世奇书，如不毁去，万一所遇非人，必将造成林中空前浩劫，如果就此毁去，实又可惜的很，想那天机人和三音神尼，在合录这部奇书之时，不知消耗了多少心。我今宵死在皇宫，再毁去这部奇书，当今之世，再也无人懂得这《归元秘笈》上记载的绝世武学了……。

他心中千迴百转，一时间难作决定，既怕奇书所得非人，又惋惜绝学失传，手拿奇书，不自禁两眼泪落。……

蓦地里，由他来路之上，传来了一阵急促步履之声，他明白是刚才那声轻啸，暴露了行踪，召来了搜追的锦衣卫士。

这匆忙的一刹那，使他无暇再多作考虑，本能的把“归元秘笈”再揣入怀，右掌左腿并用，向那片翠竹盆花环抱的阁楼中奔去。

他原意是奔到那翠竹中暂避搜追，但当他到了那座阁楼前面时，忽然又改变了心意，右掌一加力，忽的跃入阁楼，隐入一张桌子下面。

但闻急促的步履之声，向那翠竹林搜去。

他躲在桌下暗影之处，心中仍在盘算着如何处理“归元秘笈”不自禁急把怀中奇书取出，随手一翻，正翻在疗伤篇上。

他目力本异常人，再籍室中高照红烛之助，看的更是真切，只见上面写道：学武之道，必先习自救之法……正待再往下看，忽闻阁楼外面响起一个尖声尖气的声音，道：“万岁驾到。”赵海萍心头一惊，赶忙收好《归元秘笈》向阁楼一角书架后面移去，他身子不过刚刚藏好，两个执灯太监已引着一个身着金丝蟒黄袍，头带便帽年约二十一二的青年，那黄袍青年身后，紧随着一个白面无须，三旬左右的青衣太监。

只听那黄袍青年笑道：“豹房中几个新进美女，姿色虽不恶，但都不解床第间事，乏味的很？”那青袍太监躬身笑道：“奴才已当派人四出搜求美女，不日即可送置豹房，以供吾皇欢乐。”

那黄袍青年笑道：“翠蝶这贱婢，倒是强横的很，但不知到这几个月把她折磨成什么样儿了……”一语未毕，忽闻一声细碎步履之声，两个穿蓝衣强壮的宫女，搀着一个绿裳美人，扶梯而下。赵海萍凝神望去，不禁心头一震，原来那两个宫女搀扶绿裳美人，正是孝宗赐给他的宫女翠蝶，十几年前的往事，陡然回集心头，想到翠蝶相待自己情意，忽生愧咎之感……。”

但见那绿裳美人，拜伏地上，说道“臣妾翠蝶叩见万岁。”

黄袍少年笑道：“朕乃天子至尊，难道还不如一个锦衣侍卫，你如再不相从，可莫怪朕要惩治你了！”

翠蝶叩头泣道：“先皇把贱妾赐赏于赵侍卫后，贱妾已身侍其人，君臣之伦，岂能乱得？”

那黄衣少年怒道：“我乃一国之王，谁敢不遵我旨意？”

翠蝶泣道：“贱妾奉先皇旨意，委身赵侍卫，况且破甑之躯，亦不敢污渎龙体……”

那黄衣少年，听她拾出先皇，一时间倒不好再发脾气，略一怔神，笑道：“后宫佳丽，豹房美女，无不争朕宠幸，你竟敢忤逆朕意，看来你胆子很大？”

翠蝶还未及答话，那站在黄衣少年身侧蓝衣太监已抢先接道：“万岁何若和她斗嘴，这件事交给奴才办吧？不出三日，包她甘心顺从吾皇宠幸就是？”

黄衣少年点点头道：“朕尚未遇上过这等刚毅的女子，你切不可难为她。”说罢，转身出了阁楼。

那蓝衣太监躬送黄衣少年去后，回头望着翠蝶冷笑一

声，道：“你很胆大，我倒有些不信你真能抗拒圣意……”

活至此处，回头望了一旁掌灯的小太监一眼，接道：“快去取咱家的蛟皮鞭来？我倒看看她是不是铁打铜铸的人？”那小太监一躬身，急出阁楼，片刻工夫，果然手提一只蛟皮鞭，急奔而来。

蓝衣太监接过皮鞭，又吩咐两个健壮宫女，用一块锦帕，塞了翠蝶樱口，挥动手中皮鞭抽去，但闻皮鞭带起的风啸之声不绝，片刻间，翠蝶已皮绽肉裂，全身鲜血，衣裙片片散飞，满地翻滚，发散钗落，惨不忍睹。

赵海萍隐身在书架之后，目睹昔年倾心相爱之人，身受这般苦难，顿生怜惜之情，只觉那划空风啸的蛟皮鞭子，有如击在自己身上一般，不由大怒，正待跃出相救，忽觉一阵血气上冲，晕了过去。……

青袍老人说至此处，忽听那身穿蓝纱的白衣少女，啊的一声惊叫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，哭道：“你说是我娘么？那时她不会一点武功，怎么能受得了啊……”

沈霭琳早已听得粉颊上泪痕纵横，听那蓝衣少女一定嚷，不觉接道：“那蓝衣太监坏死啦！日后我要遇上他，定要好好打他一顿？”

朱若兰也听得秀目中满盈泪光，皓牙轻咬着下面樱唇，眼光投注在那青袍老人身上，黛眉轻蹙，似在回忆往事……

只听那青袍老人，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因我身受重伤，大部真气凝滞于全身脉穴之中，眼看着相爱情侣惨遭凄凄之苦，一时情意，忘了本身伤势正重，不自觉一提真气，致气血上冲，晕在当地，待我醒来之时，那奸阉已停下了手，我当时

心中十分骇异，担心翠蝶被那一顿乱鞭抽死，探头向外一看，只见一个头梳双辮，身着黄綾的女孩子，伏在翠蝶身上，奸閹高举手中皮鞭，却不敢落下，想是怕伤了那黄衣女孩子，我昔年久居深宫，一见那黄衣女孩子穿着，心中已知她身份尊贵，是以那奸閹才不敢再下手抽打翠蝶。”

身披蓝纱少女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那位姐姐真好，日后我要见到她时，定要拜谢她护救我娘的恩德！”

赵海萍道：“蝶儿！那女孩子不是别人，就是先皇的至亲骨肉兰黛公主，她就在你身旁。”

身披蓝纱白衣少女忽然转过头来，望着朱若兰，道：“我刚才初见姐姐之时，就好像在那里见过，直待打开我娘遗赠白绢，才想到原来是在那白绢的绘图之上，我娘生前，每日总要对这白绢上图像，默默祈祷，并且常常告诉我说，要是遇上了那图上身披轻纱之人，不管什么大事，都得依她吩咐。唉！只是那图上姐姐画像，年龄还小，可是现在姐姐……”

她忽然改口接道：“……现在公主已经长大了，我一时想不起来……”

这时，朱若兰已回忆起不少儿时情景，对自己身世，又瞭然许多，当下摇摇头，道：“兰黛公主早已不在人间了？我现在叫朱若兰，你就叫我兰姐姐吧……”

一语未完，突为赵海萍一阵急促的咳嗽之声打断，他一面潜运功力，抗拒内伤，一面抢先说道：“我看了这幕惨剧之后，心中突生强烈的求生之念，只有我活着，才能把翠蝶救出深宫，当下凝神运功，依照《归元秘笈》疗伤篇上所载的“导气归元”之法，运气自疗，行功一周，伤势大好，静

眼一看，只见满窗日光，原来这一阵疗伤行动，竟耗去三四个时辰，幸得向未被人发现行踪，否则就是有十条命也保不住……”

朱若兰接道：“师父运功把凝滞在脉穴中真气导入丹田之后，就登楼去看翠蝶的伤势，对么？”

赵海萍道：“不错，我暗中试行伸臂舒腿，觉出左臂右腿麻木已消，全身经脉虽然还未能畅通，但已好了大半，因心中惦念翠蝶伤势，忘却身置禁宫，迳上楼去看她，那时公主和先皇武宗，都在房中，我只得先隐藏在她房中的横梁之上……”

朱若兰道：“是啦，父皇走后，你就由那横梁上跃落下来，几乎把我吓晕过去。”

赵海萍道：“不是吓晕，是我由横梁上跃落之时，点了你的晕穴，因为我那时须发掩面，衣着破损，别说公主看了会害怕叫喊，就是翠蝶也是被吓的叫出了声！我心头一急，只得也点她麻穴，然后才给她解说我是何人。”

朱若兰轻声叹道：“师父以后还是叫我兰儿吧！那公主二字，实在有些刺耳！”

赵海萍微微一笑接道：“翠蝶对我，旧情仍炽，顾不得本身伤势，要立刻带她离宫，老奴虽然狂妄，但也不敢把公主一齐带出皇宫，但翠蝶却要我把公主一并带走，她说你身份虽然尊贵，但生母早已死去，很小就由她带养，先皇宠信奸阉刘瑾，只知游乐，不理朝政，更无暇顾及后宫之事，留下你，不但无人眷顾，而且在嫔妃争宠之下，你还有被害可能……”

朱若兰道：“翠蝶说的不错，住在深宫之中有什么

好？……”

赵海萍不禁淡然一笑，接道：“我在那深宫之中住了三天，把自己伤势养好，又把翠蝶的鞭伤疗治的大部复元，第四天夜中，我带她离了深宫，连夜乘鸡南归，就回到白云峡中，公主也在那夜中和我一起离宫南下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突然一顿，仰脸望着天上一轮皓月，泪水缓缓而出，面上神情，若悲若喜……。

朱若兰心知他浸沉在往事的回忆之中，也不去惊扰他，但那身披蓝纱的白衣少女，却追着问道：“以后的事呢？”

青袍老人如梦初醒般，啊了一声，接道：“翠蝶到了这地方后，生活的确十分快乐，她每天忙着浇花剪草，作饭洗衣，我怕她生活寂寞，替她捉了很多小鸟、小鹿、小白兔，给她解闷玩乐……”

突听沈霞琳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这生活当真是好玩极了，如果襄哥哥伤势能好，我想他一定也很喜欢这种生活……”

赵海萍不待霞琳再往下说，接道：“在一个月明之夜，我和翠蝶带着兰黛公主，在耸云岩顶赏月，记得那晚上的月光，和今夜月色一般的美丽，可是前尘如梦，已不堪回首往事，二十年山河依旧，但人事沧桑，同样月夜，心情却是大不相同。”

那身披蓝纱的少女，忽然一蹙秀眉，问道：“爹和娘既然这等要好，我娘为什么会离你而去呢？”

赵海萍黯然接道：“这要怪爹爹太笨，不解你娘的心事……唉！都是《归元秘笈》害人，致使你娘一怒，绝我而去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我似乎还记得翠蝶离开白云峡时，满脸泪痕而去，我只知道她想到了什么伤心往事，出洞散心，那知她竟一去不返了！”

赵海萍接道：“那夜赏月绝峰之上，她本来玩的非常快乐，可是回到石洞之后，忽然蹙眉不乐起来，经我相问之下，她才告诉我说，她想起了留在禁宫的一只玉琵琶，没有随身带来，那是她心爱之物，说过之后，忽又展眉笑道：“她虽爱那琵琶，但却不及爱我的千分之一，能和我住在这等样风景幽美之处，过上一辈子，不论什么都不会放在心上了。”

我听过之后，当夜就悄然离山北上，重入禁宫，找着那玉琵琶，顺手牵羊，又把一架精致的玉琴也带了回来，因我不知那玉琵琶放置之处，是以在禁宫中寻了两夜不归，我想把玉琵琶带回白云峡后，定能使翠蝶大大的高兴一下，那知她见我归去，不但毫无欢乐之情，反而把我责斥一番，说我不应重到禁宫冒险，害她四五昼夜，都未能合眼，当时我心中十分懊悔，心想：女人心事，当真是难以捉摸，我辛辛苦苦的去把她心爱之物取来，反使她大不欢愉，……现在想来，这等真诚的情爱，是何等的感人，何等高洁……。只是那时候，我体会不出罢了！”

身披蓝纱少女，见他又停下不说，忍不住又追问道：“以后呢？难道我娘就为这件事，离开了白云峡么？”

赵海萍迟疑半晌，才接道：“以后，她对我更是体贴入微，闲暇之时，常常弹着琵琶给我唱歌，在一个大风雨夜里，她忽然跑到了我住的石室，说她心中害怕雷雨，要和我住在一起，那晚上……我们就成了亲，事后，我发现《归元秘笈》上几种深奥的武功，都因失了童身，无法再练，心

中忽对翠蝶生了厌恶之感，任凭她百般温柔体贴，都无法使我心回意转，反而更加重我厌恶之心，唉！那时我完全陷入了练武的狂热之中，一气之下，就从洞外搬了一块大石头，把我住的石室入口挡了起来，翠蝶几次给我在外面苦求，我都置之不理，她又无力推开那挡在入口的巨石，只有在外面哭求我，就这样一连数月，我一直未和她讲一句话，看她一眼。最后一次求我之时，告诉我她已经怀了身孕，但我仍然执迷不悟，不肯推开挡在入口的巨石，现在想来，无怪她恨我入骨了！”

朱若兰、沈霞琳都听得满脸泪痕，那身披蓝纱少女，更是哭得泪人一般……。

只听赵海萍继续说道：“有一天我出洞习练掌法，临行之际，忘记把那巨石放好，翠蝶就趁机会溜到了我住的石室，把三卷《归元秘笈》一齐带走，待我返洞之时，她已不在，单留下兰黛公主一人，在洞中啼哭，灵鹤玄玉，也同时失踪，当时我还想她是乘鹤散心，过一阵自然回来，那知等了一夜，仍不见她归来，我才开始感到焦虑起来，担心她出了什么事情，兰黛公主，又每天哭闹着要找翠姨，更使我心情不安。三日后，玄玉自返石洞，翠蝶行踪，却石沉大海一般，从那时开始，我才逐渐由爱武的狂热中觉醒，慢慢的思念翠蝶起来，《归元秘笈》反而不放在我的心上了，这种思念之情，随着时光，与日俱增，我开始悔恨过去对翠蝶的冷酷，每日带着公主，骑鹤绕飞深山之中，寻找翠蝶下落，一连半年之久，仍然找不出一点眉目，我也被那日渐加深的悔恨，相思，折磨毫无生趣，但想到公主乃金枝玉叶之体，无端的被我带到这白云峡中受苦，我如死了，谁来照料于她，

只得稍抑悲苦，开始传授公主武功，我原想候公主年龄稍长，武功可以自卫，再把她身世来历告诉她，让她重返皇宫，然后，我当尽一生岁月，天涯海角追寻翠蝶，直到找到她为止。那知公主天赋奇才，聪明绝伦，一经指点，立时就会，这一来，激起我惜爱之心，随把所学武功，倾囊相授，又替她易名朱若兰，别号小黛，暗合她兰黛公主的尊贵身份……”

说至此，倏然停口长叹一声，把目光转投朱若兰脸上，接道：“如非激起我对你惜爱之心，只怕我也难活到今日了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恨我当时年龄太小，什么事都不知道，要是我当时大了几岁，劝劝翠姨，她也不会走了。”

赵海萍道：“唉！我那个样子对待她，难怪她要伤心欲绝，不顾纤纤弱躯，身怀六甲，拂袖远走，这实是我一生中最大憾事！”

但听那身披蓝纱少女哭道：“勿怪我娘会这样恨你，要我……”忽然想起那是她生身之父，下面的话再难开口，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。

赵海萍长叹一声道：“孩子！不要哭啦！爹爹为此痛悔了半生岁月，现在好了，兰黛公主已得我全部武学，又亲眼看到我可爱的女儿，人世间恩怨已了，我可以安心去找你娘了。我要把她移葬在世间最美丽的地方，然后陪着她，度过我残余的岁月，我昔年怎么去折磨她，现在我要怎样折磨自己，我听过她那凄怨悲泣的苦求之声，现在我跪在她阴灵之前，用同样的声音去向她忏悔……”

朱若兰接道：“以师父武功，再加上灵鹤玄玉的飞行力

量。纵然历尽天涯海角，应把翠蝶寻回才对。”

赵海萍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要不寻到她，也不会害她走火入魔了，……”话未完，两行热泪，已泉涌而出……沉吟一阵，说出了一番经过。

原来，自孝宗把翠蝶赐给赵海萍后，两人相处年余，但始终保持着清白之身，赵海萍因狂爱武功，不愿破去童身，翠蝶虽然深爱情郎，但对于床第间事，又羞于出口，赵海萍得到“藏真图”，偷离大内，远到浙东寻找《归元秘笈》一去十年，翠蝶虽然思念情郎，但一个女流之辈，又深居在后宫之中，除了日夜祈祝情郎平安之外，又有什么法子可想……。

后来，孝宗驾崩，武宗正德即位，这位明室中最风流的皇帝即位后，终日迷于酒色，奸阉刘瑾投其所好，徵歌选色修筑豹房，以供武宗逸乐，把这位皇帝摆布的终日糊糊涂涂，一日不见刘瑾，就觉得闷闷不乐。

翠蝶容色，本极艳美，虽因思念情郎，不再喜爱修饰，争艳于后宫粉白黛绿之中，但那素衣淡裳，却无法掩遮她国色天香，再加数年相思愁虑，人更显得清秀，在后宫无数佳丽之中，另有一种风韵……。

但她每日幽居在御花园中一角小阁楼，很少外出游走，那座阁楼本是昔年孝宗把她赐侍赵海萍后，特别指赠他们的住处，因为当时赵海萍是孝宗最信任的侍卫，日夜都把他带在身边，是以，特示恩宠，把御花园中一座阁楼，指作他和翠蝶的居住之处，以后赵海萍偷离皇宫，孝宗虽然大为震怒，降旨刑部，行文天下缉查归案，幸未罪及翠蝶，其实他日理万机，早把翠蝶忘去。

以后孝宗驾崩，太子原照即位，是为武宗，易年号正德，这位明朝世系十六代中，最为风流的皇帝，即位后就被太监刘瑾、马永成、谷大用、魏彬、张永、邱聚、高凤、罗祥八党（后又号八虎），逢迎蛊惑，淫伤圣心，击球走马，放鹰逐犬，整日沉迷酒色，刘瑾更怂恿武宗，修筑豹房，广选狡童歌女，日夜纵乐，罔顾朝政，后宫粉黛只要稍具姿色，被武宗看到，必然召幸豹房。

这时，翠蝶有一闺蜜玉黛，人极美艳，被武宗看到宠封黛妃，但不过数月，已遭冷落，但玉黛却在几度春风之后，身怀六甲，生产之时，正值阳春三月，满园春兰竞放，武宗闻报，由豹房回驾，一看黛妃生的是个女孩子，心中甚感失望，当下封为兰黛公主，又返豹房取乐去了。

黛妃原想生育之后，定可重得武宗宠爱，谁知武宗早被豹房新宠所迷，黛妃在这气闷之下，致罹重病，她产后身体，本就不好，再加上这一气闷，病势急转直下，御医束手，公主尚未满月，她已病重而死。

她在弥留之际，把翠蝶叫到身侧，郑重地把兰黛公主，托付于她，并把受宠武宗时获赠的珠宝古玩，一并转赠。

翠蝶含泪受了托孤之重，以后果然尽心抚养兰黛公主。

事情过了两年，武宗忽然想起兰黛公主，查询之下，才知黛妃已于两年前逝去，兰黛公主由宫女代养，他似乎忽然想起了做父亲的责任，亲到御花园翠蝶居住的小楼，探看女儿，那知一见翠蝶，又着了迷，又要封赠妃嫔。

但却被翠蝶婉言谢拒，自己已身侍他人。不敢再污渎龙体。

那知武宗皇帝根本就不管这一套，只要姿色美艳，管你

是不是白璧之躯，其实翠蝶还是个货真价实的黄花闺女，为要婉拒皇帝封妃，故意借词搪塞，可是武宗不理这一套，逼的翠蝶没法，只得硬起头皮，坚持君臣之伦，先皇遗命，不肯答应，这期间还得了兰黛公主助力不小，因兰黛公主，只要一离翠蝶，就大哭大闹，武宗为了女儿只好暂时放过翠蝶。

但他并非真的把翠蝶忘去，仍不时到翠蝶居住的阁楼中纠缠，帝得翠蝶应付得法，才保得了清白之躯，最后被奸阉刘瑾相逼，打的遍体鳞伤，如非赵海萍及时赶到，把她救出深宫，纵可借兰黛公主护身，恐也难得白璧无暇……赵海萍说至此处，忽然抬头望天，捶胸叹曰：“赵海萍啊！赵海萍！翠蝶为你受尽了千般苦难，情意是何等深重，你不但未能善为照顾于她，反把她活活折磨死掉？”

说到忿恨之处，忽的扬腕，劈劈拍拍打了自己几个耳刮子。

朱若兰道：“唉！可恨几个奸阉蛊惑父皇，不知害了多少良家妇女？”

赵海萍略一定神，接道：“你父皇乃天子之尊，富有四海，咱们为人臣子，倒不宜多所批评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如是父皇还在，我当不惜冒死谏劝，如是刘瑾等几个奸还在，我定要把他们斩绝剑下！”

那披蓝纱少女忽然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爹爹怎么会害我娘走火入魔？爹爹既然知道了，为什么不设法救妈妈呢？”

赵海萍黯然接道：“我因传授兰黛公主武功，不能专心一志去找你娘，待公主武功学成，已是八易寒暑，我决心离

开公主，去找翠蝶，行前我在耸云岩顶，对天立誓，把今后岁月，尽用在寻找翠蝶之上，如不见翠蝶，宁可埋骨白山黑水不再回白云峡来，可是当我乘鹤离开白云峡时，忽然又想兰黛公主不过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，丢下她一个在荒山绝壑之中，不但愧对先皇，而且也对不起翠蝶，不禁心中又为难起来。

经过一天付想，才被我想出了一个法子，立时又赶回京都，在禁宫之中，活捉了一个武功高强的锦衣卫士，又选了一个年龄较大的宫女，我把他们带回白云峡，说出兰黛公主身世，让他们立下重誓，留在白云峡中伺候公主，并由公主传授他们武功，那锦衣卫士名叫神鹰陈葆，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人也十分忠厚，我暗中查看了一月之久，见他们都能赤心忠胆的保护公主，便放心去寻找翠蝶，我初意乘鹤寻找，但想到翠蝶为我所受的苦难，随把灵鹤玄玉，留在白云峡中，徒步踏上旅程，费时五年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云贵边区，城镇山村，名山胜水，尼庵庙观，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被我寻找到岷山深处的百花谷中，……”

他望了那身披蓝纱少女一眼，接道“那时，你大概有十三四岁吧！正和一个小孩在在那幽谷花丛中追逐鸟蝶玩耍，你长的和你母亲一般模样，当时就启动了我的心，但我知道你娘恨我入骨，如果我正面求见她，她绝对不会见我，只得暗中隐起身子，直待你们玩倦回家之时，我才暗中跟踪你们，找到了翠蝶的住处，在我想法之中，准备突然的冲进去，使你娘无法躲避，如是见到翠蝶，我自然要泣涕苦求，要她原谅，万一不行，我回头就走，也免去一番唇舌解释，那知我这一念之差，却害她走火入魔而死……。”

朱若兰一蹙黛眉，接道：“不知翠姨在练的什么内功，难道以师父精深的内功，和《归元秘笈》上记述的疗伤之法，都不能救她么？”

赵海萍叹道：“唉！那《归元秘笈》疗伤篇上记载，虽然广博，但翠蝶所习内功，乃是天机真人的玄门一元整气和三音神尼的般若禅功，合辅而成的“大般若玄功”，也是《归元秘笈》上最为深奥的一种内功，此种绝世之学，一旦练成，其效能实非人能够测想，翠蝶知我已尽得《归元秘笈》上中两册武学，如不练成大般若玄功，恐怕无能制服住我，唉！可怜她以一个毫无武功基础的纤纤弱质，竟凭一点聪明，硬把那修习上乘内功的法门记熟，苦心练习，这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的危险，我闯入洞中之时，她正行功在紧要关头，可恨我当时太过冲动，没有想到她正在行功，十几年想思之情，四五年跋涉之苦，一旦找到她，心中惊喜至极，急扑过去，抓住她大叫她的名字。

那知我这一闹却害她走火，只见她忽的睁开眼睛，喷出几口鲜血，人便晕倒了过去，我被那意外的变故，惊的呆在那里，半晌之后，神志才恢复清醒，才看出她是在修练内功，被我这一扰，走火入魔，我自禁宫受伤之后，已把那疗伤篇中各种疗伤之法，熟记胸中，当下动手，替她疗伤，那知耗去了顿饭工夫，仍无法把她救醒，似是那疗伤篇上记载的各种疗伤之法，全部没有了效用，正在空自发急之时，翠蝶忽然清醒过来，左右开弓，打了我两个耳刮子，骂道：“哼！你怕我练成了大般若玄功之后，就不能再被尊称天下武功第一是不是？所以，不惜到处找我……”

她说过这句话后，人又晕了过去，这时我才晓得她练的大